

后格雷马斯时代巴黎学派符号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李 双

摘 要: 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是欧洲符号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其中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引领了20世纪下半叶文艺理论的风潮。该学派早期研究以叙述符号学为核心,突出纷繁的文本形式下的形象建构、逻辑语义和叙述语法。格雷马斯逝去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借鉴话语分析、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成果之上,发展出了三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研究。它们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都是承继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衣钵,并以语言学为基础,又充分借鉴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最终展现出高度的互补性和融合性,成为研究情感、身体和张力的重要理论方法。

关键词: 后格雷马斯时代; 激情符号学; 主体符号学; 张力符号学; 巴黎学派

作者简介: 李双,语言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国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研究。通信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办公室300204。电子邮箱:alain0629@126.com。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巴黎符号学学派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项目编号:21YJC74002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ree Paths of Semiotic Research in the Post-Greimas Paris School

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semiotics and the center of European semiot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rance, particularly the Paris School of Semiotics led by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spearheaded the trajectory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arly research of this school centered on narrative semiotics, emphasizing figurative construction, logical semantics, and narrative grammar within complex textual forms. Following Greimas' s passing, the research of the Paris School continued to evolve. Building on achievements of discourse analysis, cognitive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 three distinc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emerged: the semiotics of passions, subjective semiotics, and tensive semiotics. While their research emphases differ, they all carry forward the legacy of Greimas' s semiotics. Rooted in linguistics and drawing extensively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henomenology, they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 and integration,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a cruc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 body, and tension.

Keywords: post-Greimas era; semiotics of passions; subjective semiotics; tensive semiotics; the Paris School

Author: Li Shuang,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rench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Address: Department of French,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17 Machang Road, Tianjin 300204, China. Email: alain0629@126.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undation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YJC740028).

格雷马斯是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师、巴黎符号学派奠基人,其贡献主要包括结构语义学、叙述语法、符号学矩阵、行为者模式、模态理论等,为文艺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格雷马斯(1917—1992年)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三十年。如今的法

国符号学是什么样貌?三十年间巴黎符号学派又取得了哪些成绩和进展呢?如果说格雷马斯在世时,培养了一批符号学研究学者并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叙述研究和语义分析为重点,只是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区别,那么在大师去世之后,后格雷马斯时期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姿

多态、各领风骚的局面。其中,对理论进行创新,建构最为成熟且为符号学家们普遍接受的主要有激情符号学研究(sémiotique des passions)、主体符号学研究(sémiotique subjectale)以及张力符号学研究(sémiotique tensive),且三条路径虽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具有高度的融合和互补性。

一、激情符号学研究

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巴黎符号学派的学者们意识到经典模型在探讨主体性和陈述活动上的不足,可供使用的方法论匮乏,尤其是对身体、感知和情感研究的无力,因此一部分学者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相关领域。这个时候的符号学情感研究与传统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不同,符号学更加注重建构关于激情的句法学,强调语义分析,从而研究情感的表现机制。此外,选择“激情”(passion)一词,是因为巴黎学派早期的几部情感研究的力作都以“激情”命名。据埃诺(Anne Hénault)所说,格雷马斯将激情符号学的写作大纲交给了三位学生(埃诺,《符号学问题》419),最后是丰塔尼耶(Jacques Fontanille)将其变成一部著作——他与格雷马斯于1991年出版的《激情符号学》(*Sémiotique des Passions*)。另两位随后也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是埃诺的《能够作为一种激情》(*Le Pouvoir comme Passion*, 1994年)、朗多夫斯基(Éric Landowski)的《无名的激情》(*Passions sans Nom*, 2004年)。在这些系统性的专著问世之前,格雷马斯的模式理论、词汇学分析文章更是情感符号学研究的早期尝试。

情感的词汇学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最重要且为人熟知的篇章便是收录在《论意义》(下册)中的《论愤怒——词义研究》。格雷马斯从语义出发,选取“愤怒”一词在《小罗贝尔词典》中的定义,并根据定义区分出陈述句段。愤怒可以看成由三个句段组成“剥夺”“不快”“侵犯”。从模态上解释,它是属于/相信/一种/应该是/的主题化偏移,这种分析在形式上与经典叙述符号学一致,属于行为者(也译为“行动元”)叙述程式非连续性的划分。事实上,此文还有一个“姊妹篇”,被收录在埃诺主编的《符号学问题》中,标题为“论怀旧:词汇语义学研究”,我们不妨一起看一下作者的分析过程。作者依旧根据词典意义对“怀旧”进行分节:

由对于出生地、对于曾经长期生活过地方的排遣不掉的思念而引起的消沉与倦怠状态。(埃诺,《符号学问题》423—424)

这些句段之间由逻辑因果关系相连,形成序列,从而可以恰如其分地进行叙述层面的分析。细读定义,其中

含有行为主体、价值客体,只不过这里的主体和客体都带有明显的状态和情感属性。“怀旧”的第二个定义是“对于一种变化了的事物或不为人所知事物的思念……伤感”……(埃诺,《符号学问题》424)二者很相似,主要是将对“出生地”的思念改成了对“事物”的思念,因此法语“nostalgie”对应中文的两个主要义项“思乡”和“怀旧”。通过定义中反复出现的情感词汇“思念”“消沉”“倦怠”,作者再分别进行剖析,从而得出“怀旧”这一复杂激情的“心灵状态”(état d'âme)的产生机制。格雷马斯也认识到这种词汇语义研究的不完美性,但它至少为情感研究提供了手段,开辟了情感研究的叙述维度。他认为“这种仅仅依靠词典上并非完全而是简略的一些定义所做的描述,无法自誉为怀旧的最好与可靠的模式[……]符号学便可以考虑假设存在着有关叙述性的一种情绪维度,这种维度是独立的,并且在句法上是可以连接的,它使符号学可以对构成人‘内心生活’的那些特殊活动进行描述”(埃诺,《符号学问题》427)。

第一部从符号学角度系统探讨情感的专著是《激情符号学》,它阐述了符号学对主体情感分析的学理基础和方法论。该书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摆脱词汇学的单一分析模式,将激情研究的目光拓展到文本和话语层次,在文本和话语层面寻找能够被观察到的激情元素以及描述情感的变化过程。丰塔尼耶在后来的著作《话语符号学》(*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016年)、《符号学与文学》(*Sémiotique et Littérature*, 1999年)中不断深化激情符号学的研究,前者注重理论介绍,后者突出实践分析,并确立两个重要模型,分别对应话语激情维度的语义层和句法层:一个是能够识别话语中情感标记的编码(codes passionnels);另一个是标准激情图示(schéma passionnel),它仿效标准叙述图示(schéma narratif)而来,带有明显的叙述语法特征。

丰塔尼耶认为,语义编码是独立的,与词汇分析不同,根据所属文化的不一样也有所区别。作者根据不同维度和话语表现区分了五种文本语义编码,分别是身体编码、模态编码、视角编码、节奏编码和形象编码。1. 身体编码将身体看作“运动的外壳”,蹦跳、脸红、颤抖等都是情绪的表现,不论是内感于心还是外感于形,都是通过身体起作用,此时的身体是“感知、感受和反应的身体”(Greimas and Fontanille 324),通过身体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或他人感受到的激情”(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30),“根据使用习惯和实践,激情的身体编码成为真正的象征编码,每种文化都有其独有形式:在欧洲和亚洲,人们表达愤怒和爱意的的方法并不相同”(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31)。2. 模态是巴黎符号学派的重要概念,它从法语中的情态动词而来,是话语结构中限定动作的半助动词,也是叙述句法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模态编码突出语义层面,是甄别情感表

现的元素,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够作为模态价值,在强度和广度的张力之下探讨”;第二,“模态之间应该至少两两相连,每个模态或模态之间的强度和广度的关系是激情效果的源头”(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27)。3. 视角编码是话语机体(instance de discours)通过身体采取立场,从而感受话语中的情感成分。在叙述过程中,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让行为者占据话语机体的位置,从而使话语陈述主观化,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暗含着主体感知立场和它的价值评判。在文学作品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通过转换行为者视角,同样的一件事可能引发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感效果,对某人来说会引发喜悦,而对其他人来说会引发失望、愤怒和惧怕等。丰塔尼耶还举了语言学的例子:在法语中,简单过去时并不适合表达激情和心灵状态,它把过程看成一个整体,没有视角,与描述对象保持距离,动作的起始和结束都包含其中,而未完成过去时则恰恰相反,它将观察者置于过程中,投射一种视角,过程的起始和结束都不得而知(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32)。因此,简单过去时适合“动作逻辑”,而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情感逻辑”。4. 对于节奏的感知离不开身体,而身体也需要借助于节奏来表意,节奏还可以通过体态化来表现,如持续体、重复体、及时体等。节奏本身如快速的、慢速的或者节奏变化如减缓和加速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主体情感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节奏与体态构成了“身体本体感知张力的外显”(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29)。5. 形象编码可以被定义成“某一情感的特殊/典型场景(scène typique),通过反复使用,变为固定的主题(leitmotiv)”(233)。形象层是符号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也是位于意指最表层材料,是感知的最直观对象,因此情感和激情的显露和捕捉都可以通过形象编码完成。形象场景最为基础的表现就是时空和行动者的布局,话语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控以及安置行动者,达到表达情感的作用。

配合语义编码并对话语文本进行逻辑衔接的是标准激情图示,它构成情感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它和格雷马斯叙述图示(操控-能力-表现-奖惩)原理一致,但切分成序列的对象是激情表现,并在句法层面对其进行研究,是激情在话语中组合关系的具体体现。这也就说明了激情并非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通过话语序列连接的一个运动体,它包含以下阶段:

情感唤醒(éveil) — 就位(disposition) — 激情
中枢(pivot passionnel) — 情绪(émotion) — 道德
教化(moralisation)

丰塔尼耶为埃诺主编的《符号学问题》(2019年)撰写过一篇长文,同样以《激情符号学》为名,系统总结了符

号学激情研究的诸多方面,其中就概括性描述过激情图示的运作机制(埃诺,《符号学问题》448):情感唤醒阶段,主体进入感受某物的状态,感觉功能被唤醒,处于强度和广度之中的情感“在场”(présence affective)启动;就位阶段,主体被赋予必要的模态,感受特定激情,就像是叙述图示下的主体必须获得必要的能力才能行动,此时,广度的展开更为突出;作为序列的主要阶段的激情中枢是主体情感状态改变和认知自身感受的阶段;情绪阶段将我们带回到感知的身体,伴随不同的表征,如蹦跳、颤抖、痉挛等身体反应,从而展示情感感受的特点;道德教化阶段,以上可观察到的表现将感受转化为能够被评估和测量的行为,如作者所述,此阶段目的是“分散模态与情感张力”,达到“‘安顿’激情、控制激情和同时降低其影响力、作用和力量”(埃诺,《符号学问题》449)。以上五个阶段的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在话语层面有可能界限模糊、顺序颠倒,甚至并非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出现,但也正是这种灵活性决定了具体话语文本的情感风格。总之,激情图示能够帮助我们对激情的发生行程进行勾勒和预计,展示不同序列之间的逻辑关系,每个序列又可以单独进行分析、突出和强调,由此,巴黎符号学派的情感、激情、感知研究从词汇学单一维度转向了激情语义编码和图示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与前面两种分析模型不同,埃诺在《能够作为一种激情》一书中,通过对日记这一特殊形式的文本进行研究,尝试展示独白体话语中携带的激情元素,她的研究更偏向实践性。作者借用法语动词屈折变化的特点,选取可以涵盖不同感知性词语的动词不定式 éprouver(感受)和过去分词 éprouvé(所感),并将其概念化,前者是“内心活动行为”,后者是“活动的结果,具有持续性”(Hénault, *Le Pouvoir comme Passion* 7)。在作者看来,“激情(passion)这个词承载了过多的哲学和文学记忆”,而 éprouver(感受)一词的意义比较模糊,且内涵并不那么丰富,在法文中最为中性,能有效地囊括其他表示情感和感知的词汇,如“passion[激情], sentiment[感情], affect[情感], émotion[激动], sensation[感觉], ou humeur nue[情绪]”(Hénault, *Le Pouvoir comme Passion* 5)。对于作者而言,符号学暂时还没到区分以上词汇的时候。为了展示感受与被感受对象的出场,作者选取了具有文献性质的亨利四世财政顾问罗伯特·阿尔诺·丹蒂耶(Robert Arnauld d'Andilly)的多卷本日记(1614—1632年)作为分析对象。根据埃诺的观点,该日记表面上尽可能少地使用表达情感的词语,但却是带有“香味”的文本,可以搜集各种解读该文本的其他材料并创造条件,使日记本身作为独白性的文本的激情维度成为可观察得到的对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朗多夫斯基是巴黎符号学派的重要人物,专长于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与实践,他在《无名的激情》(2004年)中尝试以“在场”(présence)和

“感染”(contagion)概念为基础建立有关激情研究的符号学。我们知道,格雷马斯的叙述语法以主客体之间的附连关系(合取和析取)为中心,是叙述句法上的转换程式,其话语机制围绕着主体对客体的获取和失去,具有“不连续性”,突出表现为价值客体的流动。而激情符号学的话语机制以“在场”为核心,这是感知的前提条件。具备感知能力的主体通过身体感受对象的存在,这种感知是持续的,具有“连续性”,突出表现为不同主体共同在场时强度变化中的价值体现。因此,《无名的激情》作者认为任何主体首先都是在场的主体,更确切地说,是共同在场(co-présence)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身体起到了核心作用,因为这里涉及两个“身体-主体”,“只有二者之间的正面交锋以及身体与身体的调整,行为中的意义才会‘显现’”(Landowski 90)。因此,朗多夫斯基认为,这种观点承认了身体具备表意能力,但并不是通过表达与内容层面(即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表意,而是直接通过感知、感觉。这种感觉不借助主体自身之外的中介层面,而是通过“感染”。因而,有时别人因为焦虑不安脸红,我们也会跟着脸红,他人因害怕脸色煞白,这也会使我们脸色发白。“在范畴化的认知原则之外,假设另一种层面的结构——‘感知’(sensible)层面——它不需要通过社会机制或正式习得的某种语言作为媒介,就能直接变得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主体存在于世界的形式,或者它让主体通过身体的面对面,发现自身内在和作为对象的世界,在机制(disposition)上是一致的。”(Landowski 96)因此,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附连关系(jonction),而是成为互为缺一不可的在场关系。

以上对于激情、感知、情感的研究拓展了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领域,三者之间互相借鉴和补充,使符号学研究激情主题的可能性和操作性大大增强,也为当下和未来从事感知和情感研究的学者奠定了良好基础。一些概念如“感受”“在场”“感染”“张力”或分析模型如语义编码、激情图示被符号学者们广泛接受,其中既有学理基础,也有方法论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激情的发生过程,分析各种具体的话语形式和文本。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激情符号学“超越了话语的情感维度研究,是巴黎符号学派的一次重要转向”(Biglari 204),将关注重点从叙述、文本、语义转移到了主体、身体、感知诸领域,二者并不冲突矛盾,是借鉴和补充关系。

二、主体符号学研究

后格雷马斯时期最为我们所了解的可能就是主体符号学,其主要理论构建者科凯(又译高概,1929—2023年)曾于1996年来华在北京大学进行过讲演,学者王东亮将其讲稿整理和翻译,以“话语符号学”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①事实上,主体符号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从20世

纪80年代就已开始了,通常与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区分。格雷马斯符号学一般被认为以研究封闭的语义文本为主,有人称之为客体符号学或陈述体符号学,重视已经陈述的内容而对陈述活动过程的描述不足,因此主体符号学的建立是对其有益的补充和发展,后者重视语言内在结构的研究的同时,也关注话语陈述机制。科凯最早将符号学研究与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进行联结,陈述机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主体,主体身体经验是符号意义产生的基础之一,这就在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对立之上构建了三元结构,是主体将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

科凯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将内在性(immanence)与现实性(réalité)区分开,因为如果说内在性是传统的结构论和叙述论符号学的根本属性,主体符号学就是以现实性为根基的。这里的现实并不是什么超语言之外的东西,也不是现实世界的意思,而是经验或经历的现实。因而在陈述理论和现象学的启发下,从主体的视角来进行文本尤其是文学现象的考察,“其任务是弄清语言学家所说的‘言说的行为’,我们无法将这一行为与话语和陈述机体区分开”(Coquet, *La Quête du Sens* 1)。科凯强调意指过程中身体的重要性,“身体的在场是第一位的[……]正如梅洛·庞蒂所说,正是‘这个自然场所’,外部世界的经验被感受、被传递”(5)。这样来进行的符号学研究能够展示“感觉”(sentir)的核心作用,因为身体经验首先是一种可感知的经验。主体符号学因此将意指与陈述机体联系起来,该机体占据中心,这样任何的符号化都成为可能。

在实践方面,主体符号学构建了自己的陈述机体(instance énonçante)模型,并将主体立于第一位,也称作第一行为者(primé actant),客体为第二行为者(second actant),主体所听命的、具备指令功能的机体在第三位,为第三行为者(tiers actant)。该模型也是科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陈述机体不再是陈述活动中的单一主体,而具备多元性、可变性,尤其是其镶嵌在时间和空间中,是“话语的现实中心和形式中心”(Bertrand 67)。在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斯编著的《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中,学者张智庭将陈述机体翻译为“时位”,以强调该机体不同阶段所占据的时间和位置。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将科凯的陈述机体模型与格雷马斯的行为者模型进行对比:格雷马斯的主体是陈述语段中转换行为的执行者,而科凯的主体具备身体和意识双重性质,它们都在各自的模型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第二位的陈述机体是客体,是主体面对的世界,这与格雷马斯的客体相类似。占据第三位的是主体听命的、具有权威地位的指令体,与格雷马斯的发送者功能类似。但科凯区分两种不同的指令机体,一种是超验的,属于客观世界的、外在的;另一种是内在的,与本体相关,包含了例如激情在内的所有东西。

在陈述机体结构中,主要有主体和非主体,主体占据核心地位。主体具备判断能力,是思考主体,是理性存在;非主体承担情感/体验功能,它没有判断能力,不对论述和行为负责,它属于主体,又不仅仅是主体。非主体是主体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隐藏于主体内部的一种身体体验。因此,科凯作了以下表述以区别于格雷马斯理论中的主体,并将其与自己的非主体画上等号:“人物个体行为者才是主体,功能行为者是非主体。主体掌控自身的行为(以判断为标准),非主体只是某种功能的施事者。普洛普理论中的英雄或者格雷马斯理论中的主体,都被叙述图示所限制,代表着非主体,他们只是完成重复性的程式。”(Coquet, *La Quête du Sens* 41)譬如,皇帝机械地、无自由地完成他作为皇帝的一切礼仪和公事,这个时候他只是一种功能,是非主体,他不假思索地从事已经被安排好的例行事务。然而,当他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回到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对一件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和决定时,这时他就成了主体,他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意识作出判断,并为自己的判断和行为负责。因此主体和非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境有所改变和移动。

主体与非主体的区别还表现在对于情感的掌控上,尤其是激情体验引发的行动。当激情与非主体相关,表现出来的就是“过度”(excès),与主体相关,表现出来的就是“节制”(mesure),非主体感受的是快乐(jouissance)和痛苦(souffrance),主体感受的是欣悦(euphorie)和不适(dysphorie)(高概,《现象学的力量》9)。科凯以激情引发奔跑行为为例,区分激情非主体和激情主体的不同表现:在加缪的《加里古拉》中,陈述机体是一个非主体,接触尸体的时候产生了恐惧的反应,此时他竭尽所能地想尽快摆脱这一情形,他于是就跑了,“四天以后回来,精神失常,身体肮脏,头发湿露,双腿污浊,嘴角下垂,一副恐慌不安的神态毕露无遗。在他身上没有发生(理性)评估的过程,发生的是一种大概使他不得不如此行事的对死亡的恐惧”(10);另一个例子选自《圣经》中“浪子的比喻”,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死而复生,远处看到,就动了慈心,“推动着父亲,通过认同,跑去救助他认为正在受难的儿子”,“他奔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把他从上到下吻遍”,科凯认为“是重逢的喜悦引发了我们可以认为不合礼节的奔跑”(10)。此时,激情下的行为体是主体,它并没有失去对其行为的控制,相反,它有效组织自身行为朝着事先确定的目标前进。

主体符号学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身体先于思考,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是首要的,因而凸显了感知、体验等认知行为在符号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地位,与当下认知/体认语言学提倡的学理基础不谋而合。同时,以科凯的文学分析为例,主体符号学拓展了文学分析的可能性和边界。因为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叙事分析,这类作品拥有较完善的结构,所以针对内在性研究的

效率很高,如我们看到的民间故事分析、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分析等;而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语言现象更复杂多变,陈述结构层层叠加,主体和非主体转换频繁,这样,主体符号学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为我们的分析服务。

三、张力符号学研究

张力的研究以叙述论符号学为基础,肇始于90年代,为复杂性、张力性、身体以及感知维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知道,二元对立的范畴化是传统符号学结构分析的基础,但很多话语现象具有渐变、连续、动态或情感特性,难以进行静态描述和解释,在此背景下,“张力”的提出,为这类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对张力符号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是齐勒贝尔伯格(Claude Zilberberg)和丰塔尼耶,但张力的概念在《激情符号学》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格雷马斯和丰塔尼耶最早提出“张力趋向空间”,它被认为是意指的“前条件”(Greimas and Fontanille 25),这是一切非连续性的来源,也是模态、语义矩阵和价值的先决条件。在语义范畴极化之前,存在一个模糊的阶段,主体和客体相互间是无法完全捕捉住对方的,二者只能被想象,主体与客观世界交融,这种交融如同能指和所指,不可分割,此时的主体还不是完全的主体,它是准主体,此时的价值也不是完全的价值,它还只是“价值的影子”(26)。到了1998年,《张力与意指》(*Tension et Signification*)一书出版,丰塔尼耶和齐勒贝尔伯格二人将格雷马斯经典符号学理论之后的一些术语和概念进行整理和归纳,张力问题也成为这本略带词典性质的著作的核心元素,在这之后,对张力的探讨成为巴黎符号学派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后格雷马斯时代最具创新性的概念。

丰塔尼耶认为感知维度首先以“在场”为基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一种强度框架内,具有张力特征,该强度需要借助于广度来认识。对于话语主体,任何实体在范畴化之前都是可感知的“在场”,它是强度和广度结合的产物,强度是内在的,广度是外在的,二者作用于主体的身体,使之成为意义产生的中心。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强度和广度构成了内容层(所指)和表达层(能指),“当我们感受到在场的强度变化时,只要没有另一变化与之相关,那么它就是无价值的。一旦强度的变化伴随着距离的改变,那差别就产生了,我们就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事物在深度上前进或后退了。在场的空间变得可以认识,我们就能够陈述(演绎)它的转变”(Fontanill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39)。也就是说,主体对某一现象的情感强度特征和变化在广度上投射出来,而广度包含了数量大小、变化程度以及时空的延展。这样一来,话语“显露”出来的情感和动态特征即可以通过广度来共同体现,大大提升了符号学分析话语的可行性。

对于张力符号学的名称,齐勒贝尔伯格曾明确指出,

他更倾向于使用“观点”一词来概括自己的理论,以突出自己对经典符号学的延续而非脱离,“张力”的观点是符号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Zilberberg, “Des Modes Sémiotiques aux Valeurs” 221-246)。他于2002年在加拿大期刊《文学切线》(*Tangence*)上发表《张力语法概论》(“Précis de Grammaire Tensive”)一文,虽然标题使用的是“语法”一词,但它无疑标志着“张力符号学”的提出与确立。之后作者先后写作并出版《张力语法要素》(*Éléments de Grammaire Tensive*, 2006年)、《张力结构》(*La Structure Tensive*, 2012年)等专著性作品,但都是在《张力语法概论》基础上的延伸和补充。正如作者几年后所述“写毕《张力语法概论》,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惊讶。”(Zilberberg, “Entretien avec Claude Zilberberg” 264)该文对认识论基础、方法论手段以及张力符号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进行了基础性的阐述和答复。该文指出,结构主义将重点放在微观结构上,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话语的弹性(*élasticité*),这里的话语既包括语言,也包括非语言。这种弹性是强度和广度上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固定。强度的基本衔接方式是[强与弱],广度的基本衔接方式是[集中与分散],而“张力度没有自身的内容:它只不过是碰撞之所、融合之处以及相遇的前线,在这里强度通过广度被捕捉,强度的内容层面与广度的表达层面也在此交汇”(Zilberberg, *Des Formes de Vie aux Valeurs* 9)。为了更好地解释强度和广度之间的抽象关系及二者作用下的张力,齐勒贝尔伯格指出“1. 张力是强度和广度汇聚的想象之处,前者是精神状态、可感知的东西,后者是物质状态、可认知的东西;2. 附连关系确立了处于场域中的实体的张力空间:因为沉浸在这一空间里,任何话语实体都被强度和广度所限定;3.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创造性不等(*inégalité créatrice*)将广度和强度联系在一起:物质状态依附于精神状态[……]此处,强度和广度接受人文科学场域中常见的命名、配价,而价值正是一种强度配价和一种广度配价的结合。”(Zilberberg, “Précis de Grammaire Tensive” 115-116)为了更好地展示强度和广度二者的动态变化和对对应关系,作者借用平面上的坐标轴来体现,纵向数轴为强度,横向数轴为广度,因此不论强度和广度都可以看成从零点到最大化(甚至无限大)的渐变。我们可以将分析对象的不同状态放入坐标,它们可以看作坐标系上的一点或是多点,是强度和广度的结合。强度和广度的结合方式是多样的,其关联性有两种基本模式:正相关联即直接模式,负相关联即反向模式。直接模式可以概括为强度和广度任一方的增加或减少会伴随另一方的上升或减少,反向模式则相反。

张力图示不仅为动态研究话语提供了可能,也为激情、感知的静态研究提供了工具。通过对坐标轴所标记价值的广度和强度的大小的静态观察,我们可以划分四个不同区域(如果标记只区分高与低两个程度),此时强

度和广度的集合不再是具体的点结合,而是较为模糊的面的结合:

分区	示例: 依恋关系
1. 低强度 + 低广度	平淡之爱
2. 高强度 + 低广度	挚爱关系
3. 低强度 + 高广度	友爱关系
4. 高强度 + 高广度	博爱关系

通过强度高低和广度大小两两结合,得到了四个价值分区,符号学家(路易斯·赫伯特)(L. Hébert)借此对人们的依恋关系作过简要分析(Hébert 118—119),较好地展示了如何利用张力图示的这种分区进行实践操作。在情感状态方面,我们可以将强度看作情感的依赖程度,将广度看作所依赖的对象的数量。因此,根据上表中的分区可以得出四种主要的依赖性情感关系。在1区中,是普通的依赖感情(平淡之爱),依赖对象较少,强度不高;2区是挚爱,依赖对象单一,且强度很高;3区可以是友情,依赖对象众多,但强度不高;4区是博爱,依赖对象和强度都很高。

四、融合与发展: 从语言学基础到现象学转向

格雷马斯之后,巴黎符号学派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也没有离开语言学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学术传承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上的三条路径——激情、主体、张力——的研究都渗透着语言学的影响,为它们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共同基础。从历史渊源来说,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就是继承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后格雷马斯时期的符号学家在各自领域又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语言学的成果,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建构。激情符号学的情感编码和激情图示带有明显的文本和篇章语言学痕迹,也与格雷马斯早期将语言学的范围扩展到文本和话语层面有着直接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欧洲的符号学传统就是将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拓展到了超句子层面),前面展示的情感词汇学分析就是例子,它无疑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到了激情符号学阶段,情况并没有因为研究对象改变而转变,《张力与意指》中“激情”的定义充盈着语言学元素“一种激情首先是一个话语结构,同时拥有句法的特点(它是话语中的句段)和所含成分的多样性特点:模态、体态、时态等。”(Fontanille and Zilberberg 224)情感研究既然是从话语层面出发,理所应当成为语言学的关注对象。丰塔尼耶(Fontanille, *Sémiotique et Littérature* 74-75)在描述话语情感维度时就借鉴叶尔姆斯列夫使用的“构成成分”(constituant)和

“表露成分”(exposant)概念:语言学上,在音节划分时,构成成分是音素,表露成分包括重音和时值;拓展到句子层面,前者包括句子的构成单位——句段,后者涵盖整个语法需要配合的部分。在话语层面分析情感,构成成分是模态化的述谓关系,表露成分反映话语主体在场,如视角、身体和形象表达等,这也就是丰塔尼耶情感话语分析中语义编码的来源。构成成分和表露成分的叠加和组合构成了激情句法,但要把文本中可以被观察的情感过程组织起来,需要满足两点:“在每个模态化的阶段,构成成分决定激情主体的模态,张力表露成分标记过程中的‘旋律’、节奏和重音。”(Fontanille, *Sémiotique et Littérature* 79)虽然每个情感叙事都有自己的特殊表达和形式,但丰塔尼耶认为,我们可以归纳出前面所展示的标准情感图示(唤醒—就位—激情中枢—情绪—道德教化),在此基础上,不同文本可以通过筛选和调换图示中的位置序列来将某一情感现象进行话语呈现。可以肯定的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对于巴黎符号学派早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张智庭 8—11),不仅因为他是索绪尔最为忠实的继承者,还因为他在符号学建立过程中的中继作用,成为连接索绪尔和格雷马斯之间的桥梁,埃诺在《符号学简史》中对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的承继关系作了很好的展示。

我们提到过,主体符号学的建立也是从语言学出发,只不过所借鉴的主要观点是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关注的是话语的形成。长久以来,语言学界一直受索绪尔影响,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langue),是系统,将言语行为(langage)的另一半——言语(parole)——排除在外,本维尼斯特从陈述机制出发研究语言,强调三要素“Je-Ici-Maintenant”,即“我—此时—此地”,它是产生陈述机体的标志,唯有这样,语言研究才能从关注结构性的语言系统转向关注动态化的话语和主体,从而摆脱内在性原则的桎梏。个体言语的使用也不再仅仅取决于社会规范,它的附属地位被打破,因为只有个体使用,语言才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主体才得以建立。本维尼斯特认为“陈述活动通过个体使用行为来使语言运作起来”(Benveniste 80),它与话语息息相关,符号学通过把陈述行为纳入考虑的范围考察主体和分析话语行为,因而也有人称主体符号学为陈述活动符号学(sémiotique énonciative),区别于陈述语段符号学(sémiotique de l'énoncé)。言语活动将我们自身嵌入现实之中,而言说者通过话语的陈述来表达情感、自我确认。科凯的陈述机体模型中最重要的(prime-actant)的主体和非主体的区分也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界定的,因为非主体是功能行为者,只承担述谓关系(prédication),而不对话语负责,主体是个人行为者,为行为负责,具有判断能力。借用本维尼斯特的话,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Est ‘Ego’ qui dit ‘Ego’”)科凯加上了“自己言说‘自我’”(“et qui se

dit Ego”)来表示主体,因为它是承担的行为标志。

除了语言学的基础外,激情、主体、张力的研究还标志着后格雷马斯时期符号学研究的现象学转向,尤其是将身体、感知、话语放到了中心位置,并作为重要的术语和元语言概念进入了符号学的场域。科凯的《意义的探寻》一书中的序言“现象学的力量”,在出版之前就由王东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上,科凯认为,虽然叶尔姆斯列夫和本维尼斯特、布隆代尔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但叶尔姆斯列夫“参照的是内在性原则(principe d'immanence):事件、现状、感知、运动等等现象被缩减为抽象概念,进入一个封闭的关系的体系”,而布隆代尔和本维尼斯特“坚持的是现实性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他们二人给‘物质’(substance)留有位置”(高概,《现象学的力量》4)。因此他们二人“都不满足于只对形式结构进行研究。他们属于那些‘已经踏在现象学土地上’自己却‘不知’或已知如此却并未明确表述出来的语言学家,这一现象学土地在当代首先是由胡塞尔,然后由其他现象学家如博斯(H. J. Pos)、普凡德尔(A. Pfander)及梅洛-庞蒂界定的”(4)。《话语符号学》中就很好地将符号学研究的两种范式进行了介绍和对比: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代表是巴特和格雷马斯,巴特以法语为例,确定了该范式的两个标准,同时也是组成“叙事”的两个必要标准——第三人称“他”和简单过去时。叙事是“使得内容的逻辑联接和论证的修辞联接成为可能的表达方式”(高概,《话语符号学》11),最后将“内容嵌入到一个有始有终的、被格雷马斯称作‘算法’(algorithme)的计划中去”(13),我们在逻辑学范式中看到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甚至接近代数分析的序列分布。现象学范式则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身体,“一切都从身体出发,身体是我的意义空间的非语言性中心”(20)。主体通过身体和世界建立关系,身体是联系世界和感受经验的中介,而身体永远处于现在时,如科凯所说“身体不言语,它行动,它感受痛苦,感受愉悦,但它不说话。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把身体的行动、痛苦及愉悦表述出来”,而“话语是作为述体的产品被理解的,它是由述体和意义空间生产的。通过投射(projection),话语可以被客体化并生成叙事”(21—22),是本源述体(话语“我”“你”)通过投射述体(“他”)而产生了逻辑学范式中的叙事,这么看来,现象学范式中的“现实”和“身体”问题才是第一位的,逻辑学范式中的“叙事”是第二位的,“逻辑学的范式是现象学范式的一个外射”(29)。

现象学不仅为符号学中的身体研究提供了可能,也为感知、情感和激情的研究工作找到了着力点,在此之前,激情研究的方法主要借助词汇语义、情感模态和形象编码等,身体的概念虽然一直被提及,但只是抽象的概念而缺少系统化的阐述和描写。当情感符号学借助现象学的途径把身体和感知放到核心位置后,言语活动中难以

分析的主体现象不再是难以触及的(inaccessible)。身体因而成为符号学家探讨激情和感知的方式,诚如丰塔尼耶所言,“我从未将身体符号学看作激情符号学的转变。在我们研究感知和身体等的那么多年,我们让极度厚重和复杂的激情理论的检验、验证和摒弃成为可能”(Fontanille, “Entretien” 226)。

虽然张力符号学并没有宣称对现象学的继承和延续,但由于张力问题从符号学的模态和激情而来,也不得不承认受现象学的间接影响,尤其张力考察的问题跟主体情感和认知息息相关,“与激情符号学的交合使得张力符号学在基本架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从我们需要身体和感知来理解范畴的形成,以及之后理解陈述活动和话语的感觉,此时张力符号学便进入普通符号学的核心位置。之后,它逐渐发展成一门连续性现象分析的普遍方法论”(226-227)。

结 语

格雷马斯将自己的符号学研究定义为“一项科学的计划”(格雷马斯 库尔蒂斯,《符号学》1),丰塔尼耶更是将其加上一个修饰词——“长远的科学计划”(Fontanille, “La Sémiotique de Greimas” 91)。因为格雷马斯虽然确定了一系列符号学需要处理的问题,但他本人只是处理了一部分,另一些由他的合作者完成,还有一些在等待其他符号学家们寻找答案。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把符号学建立起来,格雷马斯有意选择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把叙述、语义、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将主体问题、陈述活动等留给后人来研究。他本人也积极吸收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为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服务。因此,我们看到,他在普洛普的民间故事研究和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研究之上,简化叙述的功能性,把纷繁的文本表现通过行为者模式展示出来,并将语义矩阵用于深层结构分析;通过对语言学中情态动词的观察,他共发表四篇专文讨论模态这一新颖的理论,收录在《论意义》(下册)中;在格雷马斯的晚年,他就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情感和激情研究,突破了结构主义的藩篱,主要成果见诸《论不完美性》(De l'Imperfection, 1987 年)和《激情符号学》。格雷马斯的贡献无须一一赘述,他的研究计划也并非排除其他问题(情感、主体等),而是将其悬置,等待找到探讨这些问题的合适方法,最终由他的合作者和继承者去完成。诚如埃诺评价索绪尔理论时所说,“一位单独的研究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实际的时间去探索。一个人的一生是不够的”(埃诺,《符号学简史》52),格雷马斯的“科学计划”亦是如此,符号学的探索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本文谈到的三条路径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总之,巴黎符号学派以《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年)的出版为发端,开启了近三十年的黄

金发展期,成为结构主义的中流砥柱,引领 20 世纪后半段的法国人文科学风潮。但也由于其过于强调语言的结构性、静态性和自足性而忽视话语的动态性、渐变性与经验性,随着结构主义日渐式微,也慢慢走向衰退。然而,后格雷马斯时期,法国符号学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滞不前,相反,学派中的能人志士充分借鉴现象学、认知科学等知识,尤其是将传统符号学排除在外的主体情感、身体经验以及结构张力纳入考察范围,不仅形成了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三条开创性的研究路径,也因为它们之间共同的语言学基础和对现象学的借鉴,形成了共融互补的学科发展趋势。同时,巴黎符号学派的新发展没有摒弃经典符号学一以贯之的科学性特征,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人文学科最新成果,从而自我革新和拓展,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意义世界和我们自身。

注释[Notes]

① 在此之前,王论跃曾撰文对科凯的思想进行过介绍,这也是最早在国内引入主体符号学的尝试。具体参见王论跃《主体符号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4(1993): 8-1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 Paris: Gallimard, 1974.
- Bertrand, Denis. *Précis de Sémiotique Littéraire*. Paris: Nathan HER, 2000.
- Biglari, Amir. “La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Hier, Aujourd’hui, Demain.” *Semiotica* 219 (2017): 201-217.
- Coquet, Jean-Claude. *La Quête du Sens: le Langage en Ques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 让-克洛德·高概《现象学的力量——激情的话语分析》,王东亮译,《国外文学》3(1996): 3-12。
- [- - - . “The Power of Phenomenology: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Passion.” Trans. Wang Dongliang. *Foreign Literatures* 3 (1996): 3-12.]
- :《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 - - . *The Semiotics of Discourse*. Ed. and trans. Wang Dong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ontanille, Jacques. *Sémiotique et Littér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 - - . “Entretien.” *Entretiens Sémiotiques*. Ed. Amir Biglari. Limoges: Lambert-Lucas, 2014. 209-232.
- - - . *Sémiotique du Discours*.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2016.
- - - . “La Sémiotique de Greimas: un Projet Scientifique

- de Long Terme.” *Semiotica* 214 (2017): 91 – 110.
- Fontanille, Jacques, and Claude Zilberberg. *Tension et Signification*. Liège: Mardaga, 1998.
- A. J. 格雷马斯 《论愤怒——词义研究》,《论意义》(下册),冯学俊、吴泓渺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29—252。
- [Greimas, Algirdas Julien. “On Anger : A Lexical Semantic Study.” *On Meaning II*. Trans. Feng Xuejun and Wu Hongmiao.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229 – 252.]
- A. J. 格雷马斯 J. 库尔蒂斯 《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 [Greimas, Algirdas Julien, and Joseph Courtés. *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Trans. Huai Yu.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 Greimas, Algirdas Julien, and Jacques Fontanille. *Sémiotique des Passions: des États de Choses aux États d’Âme*. Paris: Seuil, 1991.
- Hébert, Louis. “Le Schéma Tensif. Synthèse et Propositions.” *Tangence* 79 (2005): 111 – 139.
- Hénault, Anne. *Le Pouvoir comme Pass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4.
- 安娜·埃诺 《符号学简史》,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 [Hénault, Anne. *History of Semiotics*. Trans. Huai Yu.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主编 《符号学问题》,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 [— — —, ed. *Questions of Semiotics*. Trans. Huai Yu.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Landowski, Éric. *Passions sans Nom: Essais de Socio-Sémiotique II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 张智庭 《巴黎符号学学派的语言学基础》,《语言学研究》2(2015): 5—16。
- [Zhang, Zhiting.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the Paris School of Semiotics.” *Linguistic Research* 2 (2015): 5 – 16.]
- Zilberberg, Claude. “Précis de Grammaire Tensive.” *Tangence* 70 (2002): 111 – 143.
- — —. *Des Formes de Vie aux Vale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1.
- — —. “Entretien avec Claude Zilberberg.” *Analytiques du Sensible. Pour Claude Zilberberg*. Eds. Driss Ablali and Sémir Badir. Limoges: Lambert-Lucas, 2009. 251 – 273.
- — —. “Des Modes Sémiotiques aux Valeurs.” *Signata* 2 (2011): 221 – 246.

(责任编辑:黄金城)